

## 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秘史》异本散叶概述

萨仁高娃

2009 年，笔者陪同时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的陈红彦研究馆员赴西藏，调研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情况。考察间隙，时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厅产业处处长的彭措朗杰先生递给笔者一张文献的复印件，请笔者辨认为何物。当时，笔者根据复印件中文献的内容判定其当为《蒙古秘史》或罗桑丹津《黄金史》所收《蒙古秘史》的部分内容。

回京后，经笔者请求，彭措朗杰处长又提供了五幅该文献的图片。此五幅图片中文献的内容亦为《蒙古秘史》或罗桑丹津《黄金史》所收《蒙古秘史》的章节。2010 年，社科院乌兰教授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上发表了一篇精彩论文——《从新现蒙古文散叶看罗桑丹津〈黄金史〉与〈元朝秘史〉之关系》。该文主要介绍了从西藏新发现的两叶蒙古文史料，这两叶文献正是彭措朗杰处长所提供五幅图中的两叶。乌兰教授随文刊布了这两叶蒙古文献，可资参考。

2011 年，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简称古籍中心）工作人员对阿里地区进行古籍普查时在札达县托林寺意外发现蒙古文史料散叶。古籍中心工作人员将照片交与笔者，委托笔者认清其为何文何内容。经笔者初步查阅，图片文字为蒙古文，与两年前彭措朗杰处长所提供之图中的文献同属一种。古籍人员所提供图片里含有彭措朗杰处长的那几幅图，又漏拍或者已缺失 2 叶。

2012 年 10 月，笔者与古籍中心工作人员奔赴阿里地区，在阿里地区文化局古籍办工作人员及札达县文广局局长带领下，对札达县托林寺所藏古籍进行普查登记时，亲眼见到了梦寐以求的蒙古文散叶。在征得局长和寺庙住持的同意后，我们对其进行了拍照。该文献目前仅存 11 叶，梵夹装，藏纸正背书写，竹笔抄，每页 23 行，四面单框。每叶正面左侧用蒙古文写有页码，存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叶，为《蒙古秘史》的部分内容，即铁木真之妻孛儿帖被蔑儿乞人抢去，经王汗与扎木合的帮助，抢回孛儿帖，后与扎木合决裂的一段内容。而乌兰教授文中所谈文献，为目前所存散叶的第二十三和第三十九叶正面内容。教授通过文字校勘等工作，认为此文献为《蒙古秘史》之后《黄金史》之前形成的另一部蒙古史料，抑

或可称作《蒙古秘史》异本。从其字体判断，应为 17 世纪抄本。

这仅存 11 叶的残篇是近年发现的最为珍贵的蒙古文史料。虽然其卷帙不全，但从分析其语句及内容可以推断：这篇文献处于从《蒙古秘史》到罗桑丹津《黄金史》演变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对研究蒙古史料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文献价值极高。

如此珍贵的文献，何时以何途径传入西藏，又以何方式在当地得以抄写传播等一系列问题，仍需专家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散叶的公布，将对“蒙古秘史学”研究带来一次巨大的震撼。



图 1：西藏阿里托林寺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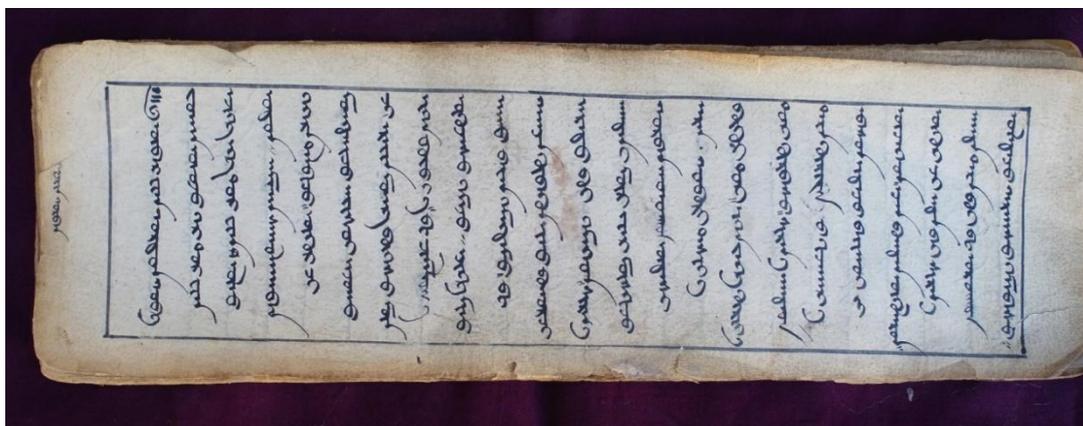


图 2：残卷的第二十三叶